

2008年度中国最佳

奇幻

小说集

那些完全不关怀现实的幻想作品，
感染力和生命力的。

——阿豚

骑桶人 阿豚◎主编

是没有艺术

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

2008年度中国最佳

奇幻

小说集

骑桶人 阿豚◎主编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8 年度中国最佳奇幻小说集/骑桶人, 阿豚主编.
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09. 1
ISBN 978-7-220-07733-3
I. 2… II. ①骑…②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
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2324 号

2008 NIANDU ZHONGGUO ZUIJIA QIHUAN XIAOSHUOJI

2008 年度中国最佳奇幻小说集

骑桶人 阿 豚 主编

责任编辑	唐海涛
封面设计	李笑冰
封面绘图	张晓雨 周华龙
技术设计	古 蓉
责任校对	袁晓红
责任印制	李 剑 孔凌凌
出版发行	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	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://www.scpph.com http://www.booksss.com.cn E-mail: 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
发行部业务电话	(028) 86259459 86259455
防盗版举报电话	(028) 86259524
照 排	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	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成品尺寸	146mm×208mm
印 张	11.25
字 数	313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20-07733-3
定 价	26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624



我们的幻想与生活（代序）

文/阿 豚

2008年在我们的生命中注定将以黑体加粗的样式留存，这一年奠基了很多起点，而答案则遥遥悬挂在时间的前方。

回顾这一年，迟迟难以下笔，奇幻以及科幻等等幻想类文学，从未表现得如此苍白无力。如果我们剥离生活去谈论单纯的幻想，只能愈发加强这种感觉。

同时，我亦厌倦于对奇幻的追踪溯源——我们的民族性格喜于总结和回忆。也是自今年起，更多人开始抬头前瞻，那么我将试图通过这篇小文，来展望我们未来的奇幻与生活。

在《2007年度中国最佳奇幻小说集》的序言中，骑桶人把奇幻的沿革、潮流讲得头头是道，其中有些预言实现了，比如“幻想小说”这样一个名词越来越能够涵盖和代表奇幻、魔幻、玄幻、科幻等概念。但骑桶人也有一些想法没有实现，比如去办一本《人民奇幻》杂志。

接下来的篇幅，可能并不有趣，尤其对于读者来说，我并不建议阅读下去。年选的功能主要是记录，重点不在售卖。

杂志，曾经是国内幻想小说的重要源头。像成都的科幻世界杂志社，二十多年来的长盛不衰，其在内核上的竞争力便是来自多年的人才培养工程。武汉的今古集团则在推行武侠、奇幻等概念的通俗化上，付出了非常刚性的努力，也得到了相当不错的回报。这两家可算是国内幻想文化圈最具备领袖资源的杂志社，事实上在市场份额方面也是如此。





奇幻

2008年度

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

然而杂志这一领域，终归是在开始萎缩了。这并非我个人在唱衰传统期刊行业，就在一年前我仍然觉得杂志大有可为——我们还没有品尝美国的黄金时代般的感受，就开始要面对传统纸媒体的秋末冬初，任何一个从业者，都不会甘心的。

当然，萎缩不等于死亡，就像火暴往往象征着速朽。作为文化行业，其行情是受社会经济结构来决定涨跌的。之所以觉得传统期刊的寒冬将至，不外乎是受到当下经济危机的影响所下的判断。

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一本通俗小说杂志发行百万本稀松平常。《故事会》作为其中翘楚，曾创下单期发行量760万册的数字。到了2008年，《故事会》每月出两期，加起来的发行量还不足500万册。注意，《故事会》是真正的通俗读物，即使落到每月500万册的数字，依旧是第二阵营（《上海故事》《今古传奇·故事版》）发行量的10倍之多。而像《科幻世界》《飞·奇幻世界》《九州幻想》《幻想纵横》《科幻大王》《今古传奇·奇幻版》等既通俗又小众的刊物，其中发行量最大的《科幻世界》，据称保有30万册的期发行量，也是科幻杂志发行量第二名《科幻大王》的五六倍。

既通俗又小众，这是骑桶人在2007年的年选序言中的概念，这也是科幻、奇幻杂志的痛脚，使得所有的科幻、奇幻杂志捆起来，也难以望《故事会》之项背。

萎缩了吗，还是我们根本没有膨胀过？我曾经就职过数本幻想杂志，除《科幻世界》外，没有一本是上了10万册级别的刊物。《飞·奇幻世界》是最接近的（该刊2007年的征订广告上发行量数字是12万册），而《今古传奇·奇幻版》月发行量据称已达50万册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今古集团的这本小开本杂志，可算是幻想类杂志中的《故事会》了。

话题回到我说“杂志是幻想小说的重要源头”上来，之所以列举一些数字，只想说明杂志的重要性，重要在纸媒体曾经的权威性质。在杂志上发表一篇小说，假设刊物发行量10万册，那么至少作为作者，你顿时拥有了10万名读者，先不论他们对你的小说是拍案叫绝还是嗤之以鼻。再算上读者的主要构成为学生，一本杂志往往被三五人乃至半个班级传阅，受众达到百万并不是空谈。这对于一个创作者



来说，是除了稿费之外的最大激励。这也是网络小说创作在用户的深度上很难达到的。为什么呢？诚然，很多书站的网络小说点击轻松上百万，但此百万非彼百万。对于大众而言，纸媒体有其权威感存在，尽管这种权威感在逐渐消退，对纸媒体有权威感的读者也在逐年减少，但不能因此就抹杀这种权威感存在的事实，尤其对于创作者来说。

在这里，我无意讨论纸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较量，不管谁赢谁输，输家都不会也不必消亡，就如电影之于电视，它们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已。

在过去的时光里，通俗文化期刊高发行量的原因，除了可选择的杂志品种较少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物质水平、经济水平不够发达。

正是因为不够发达，所以很多少年人才有那么多幻想的余地。

正如杂志发行所告诉我们的一样，发行量较好的城市和地区，往往是二线城市，而不是国内的发达城市和地区。发达城市的孩子们看什么？首先他就不爱看杂志，可玩的太多了，为什么要看杂志呢？非要看小说的话，有郭敬明老师的嘛。看看美国，这样一个科幻的国度，幻想杂志几千册的发行量，读者全是60年代的老头老太，载体主要是平装本、畅销书以及不断推出的各式漫画、DVD。有时候我很难确定他们的幻想文化是萧条了还是繁荣了。

在2007年的年选中，骑桶人提到了网站，如今我也去关注了一番。起点中文网仍是这块蛋糕上划分最多面积的那位，17K也在做，2008年又多了一位手持小刀的分蛋糕者，便是纵横中文网。

2002年的时候，我应聘科幻世界杂志社，彼时的社长杨潇老师问我关于切蛋糕的看法，我说：分蛋糕是没意义的，因为这个市场其实也就这么点大，我们又不可能真的把所有竞争对手掐死，所以，还是要把这块蛋糕做大一点。杨老师颌首。

七年过去了，我已经换了几个单位，但并没有看到这块蛋糕大到哪里去。网络阅读是做了个新的大蛋糕吗？没觉得。它只是为更多想看幻想小说又不想以杂志为载体的读者开辟了通道。爱看这门子东西的人不会因此变得多了多少，只是以前在传统媒体上我们的渠道铺



不到每个人面前。

刚才说了，杂志是一个重要源头，而在我看来网络将成为一个主要源头。

重要是权重的说法，主要是比例的说法。正是因为网络，才给了很多人以创作的可能性以及出头的可能性。网络跟纸媒体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就是成本和渠道的区别。

唯有网络的平台，才可能以极低的成本搜集到如此多的稿源和作者，以极低的成本让读者阅读到；要是换成纸媒体，光一个纸价就够喝一壶的，那可是动不动几百万字的小说啊。

尤其值得玩味的是，起点中文网、17K、纵横中文网的共同特性就是在首页上都开始拔高定位，铺陈作家、作协、名流、名作之类的概念。看上去网络文学终于从草根文化开始转向精英文化，事实上草根文化原本就是一个过渡性的产业。很简单，读者大人看草根总会看腻的不是？等他们又看腻了精英文化，开始反主流、反高端的时候，草根文化又会再度流行起来。草根网络文学的第一次兴起，也不过是因为大家腻烦了多年的传统主流教育，产生的逆反心理罢了。对于商人来说，要做好的就是利用好群体的心理转变，反正大家也没什么损失。

在互联网 Web 3.0 兴起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发言的权利，这没错；不过，当所有人都在发言的时候，谁是听众呢？于是最后，全民写作这种愚蠢的事情，也就跟当年的全民写诗一样好笑了，大家都在写，谁来看呢？在我看来，我不怕得罪人地说一句：不管什么文化形式，到最后都会变成少数人表演大多数人看的。这不是搞什么阶层分离，谁精英谁农民，而是文化产业的特性将注定最后必然如此。否则那不成了大炼钢铁了么？唯一能全民参与的只有两项：打麻将，斗地主。

那么，蛋糕究竟怎么做才能做大？这个问题不只我一个人在思考，骑桶人在思考，各个杂志社的主编在思考，也有读者在思考。

在我看来，只要还是在弄文字，这个蛋糕也就这么大。蛋糕的底板是什么？鸡蛋糕。只有鸡蛋糕卖不出价钱，得铺上奶油，捏上花，撒上葡萄干，插上巧克力、水果切片……这才是蛋糕。文字好比是作



为基座的那块圆形鸡蛋糕，可能底盘就这么大了，要做大蛋糕，加一层奶油（漫画），加一层布丁（电影），加一层抹茶（游戏）……再加上点缀的各种周边产物。

在这方面，17K 和纵横中文网的母公司更有优势，而起点中文网则是占据了相当大的鸡蛋糕底板的，同样大有可为。

以上可算是一家之言，也就是顺带谈谈概念，就像我每天看到的上班族一样，胳膊下面夹着个皮包，戴着金丝眼镜，掏出大屏幕山寨机：“喂？我正在机场……”其实他就站在我旁边靠近公交车后门的地方。

我和桶子都乐意以“幻想小说”来替代“奇幻”这一称呼，就如英文中的 fantasy 一样，《指环王》是 fantasy，《星球大战》也是。一束魔法之光打倒一个恶魔，跟一束高能激光打倒一个异星侵略者，这两者之间相差的不过是皮表罢了。

往深的地方说，文学千差万别，然而刻画的都不过是人性，是人之于异族、之于异世界的反应。而因为科技发展的缘故，我们越来越难以找到“疏离感”与“神秘感”。幻想小说是最成熟的工具，它原本的使命并不是探讨人类能否制造出超时空飞船，或是能否变成大法师，而是以作者的想象力和逻辑能力，置人类于死地，于死地中见人性。

为什么意淫小说越来越被读者摒弃？因为读者们的欣赏水平在提高，这也是几大网站都不约而同开始打高端阅读的主意的原因所在。

为什么说意淫小说不好？其实挺好的，它的功能是发泄，是宣泄……但是，读者更希望能够看到有水准的宣泄。就如我之前所说，你要置人物于死地。意淫小说从来不敢真正置主角于死地，因为作者解不开这个套，所以出现无敌天下的角色，其实也就是宣告了作者的无能罢了。

2008 年，有多少陷于死地而后生的故事？具体事件我在这里就不讲了。

呼应桶子在去年所讲的“人民奇幻”，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作者去关注现实的问题。也许有人会觉得：“得了吧，我写（读）奇幻就是想脱离现实。”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是很正常的。但总归要走到关怀现



奇幻

2008 年度

中国最佳奇幻小说集

实的路子上来，才能成就王道，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《西游记》。那些完全不关怀现实的幻想作品，是没有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的。

现在已经是岁末，在经历了 2008 年的大喜大悲、诸多大事件之后，电视报纸都在讲出路，讲金融危机之下的出路。而奇幻似乎已经厌倦了讲出路，从我 2003 年开始做奇幻杂志，听到的最多的句子就是“中国奇幻的出路在哪里？”这句话曾经被科幻界说了二十年，得到的结论只有一个：培养我们自己的大师。

我们还没有一个像斯蒂芬·金、迈克尔·克莱顿一样的科幻畅销书作家，也没有一个像 J. K. 罗琳一样的奇幻畅销书作家。天才从来就不缺乏的，只是缺乏天才成长所需的土壤。非常希望本书能够成为这富饶土壤的一捧热土，那就足够了。

本书共选了十七篇小说，在 2008 年杂志所发表的数百篇小说中，这十七篇并不能代表全貌。以我和骑桶人的视野选择出的，也并非就是优秀奇幻的标尺，更多时候，我们是出于记录和见证的心态去制作年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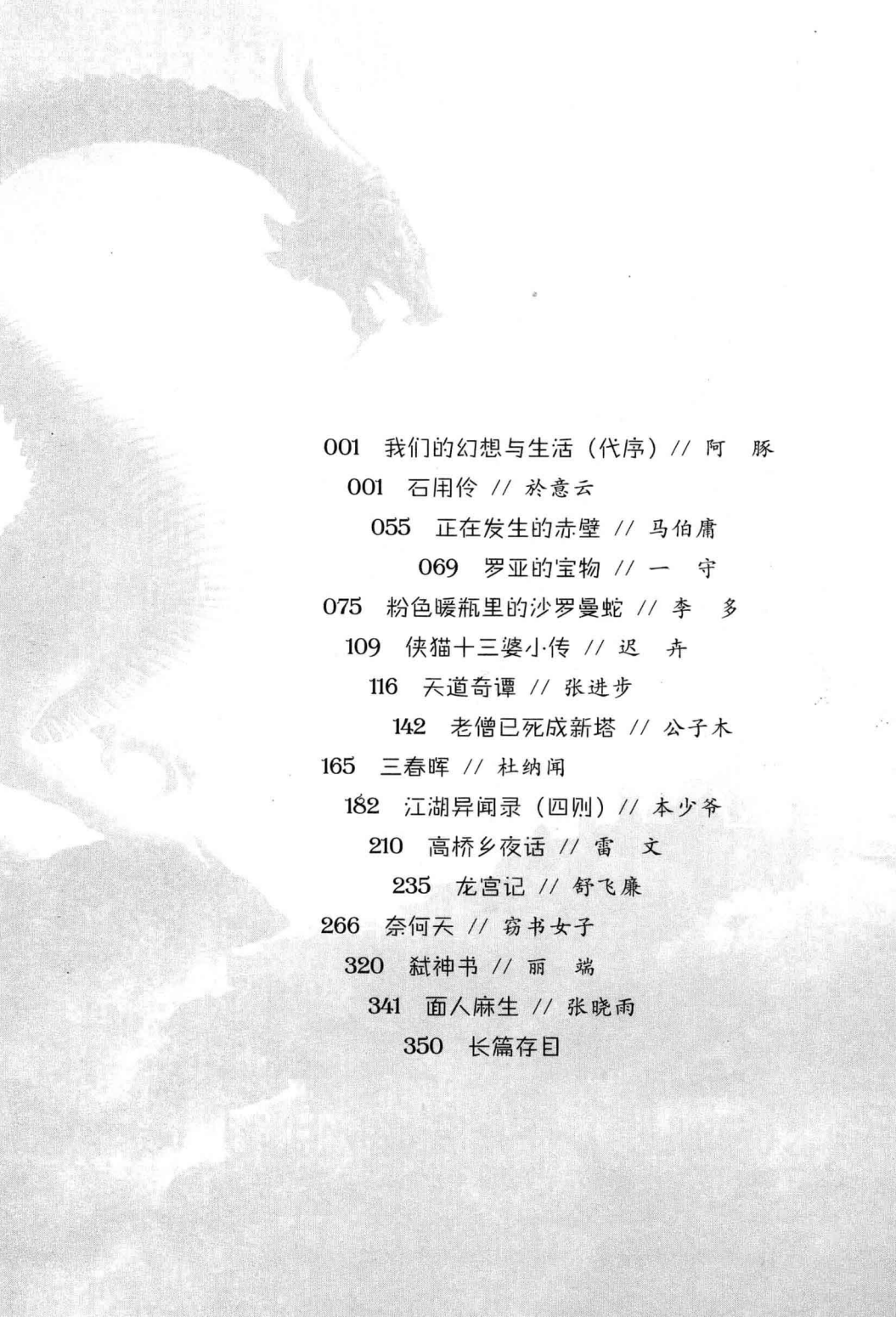
特别值得指出的是，最后一篇作品《面人麻生》是著名漫画家张晓雨的小说处女作，他是国内少数几个将中国幻想输出到欧美国家的创作者之一。《面人麻生》漫画已在欧洲出版，并赢得了评论家和读者的好评。本书封面画《回荒之轮》也由张晓雨创作。

本书在汶川地震后的第二个月开始策划，直到 2008 年的最后一个月才告完成。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唐海涛作为监工，一直都以非常敬业的态度监督我和骑桶人的编辑制作，他是整个编辑流程中最辛苦的人。

在不断余震的成都，骑桶人担当起了主要的编辑工作，甄选了大部分稿件，在这里我略带嫉妒地感谢他的工作。

而因为我的个人原因，在 2008 年对整个奇幻市场、行业、写手圈的了解都知之甚少，上面写了一大篇，如有下笔千言，离题万里，还望各位读者一笑置之。

在本书编选的过程中，得到了幻想文化评论人胤祥的鼎力支持和帮助，在这里也对他表示深深的感谢。



001 我们的幻想与生活（代序）// 阿 豚

001 石用伶 // 於意云

055 正在发生的赤壁 // 马伯庸

069 罗亚的宝物 // 一 守

075 粉色暖瓶里的沙罗曼蛇 // 李 多

109 侠猫十三婆小传 // 迟 卉

116 天道奇谭 // 张进步

142 老僧已死成新塔 // 公子木

165 三春晖 // 杜纳闻

182 江湖异闻录（四则）// 本少爷

210 高桥乡夜话 // 雷 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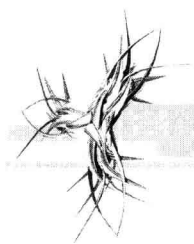
235 龙宫记 // 舒飞廉

266 奈何天 // 窃书女子

320 弑神书 // 丽 端

341 面人麻生 // 张晓雨

350 长篇存目



石 用 伶

文/於意云

导语 舞者必定是孤独的、勇敢的，但在她的内心深处，她又必定是寂寞和畏惧的。她寂寞，是因为她渴望爱；她畏惧，是因为她知道死亡的伟大；她孤独，是因为她知道爱的无价与稀有；她勇敢，是因为她知道无论生命如何残酷、荒谬，她都只能也必须面对。舞者必定是冰冷的，当舞者开始笑的时候，她就再也不是舞者了。

——骑桶人

一

辰岁至

除夕夜，漫天飘落鹅毛大雪。爆竹声声，空气干冷干冷的，充满烟火气。时近子时，秦王府的后门开了，仆人们送出十大屉热腾腾的包子来，还是肉馅儿的。挤在墙根儿下的乞丐们立刻蜂拥而上，他们朝包子举起冻成青黑色的手臂，看上去仿佛是一丛丛古怪的树枝在摇曳生长。嘴里咬着，手里攥着，怀里揣着，转眼间，那十大屉几百个的热包子就被瓜分得一干二净。乞丐们立刻散去，再到别处去寻施舍。仆人们拎着空空的冷冷的蒸屉，正要关门，飞雪朦胧中又走来了模糊的身影。

很艰难很缓慢地走着，是一个男子搀着一个身怀六甲的妇人，衣服虽能遮蔽身体，但是布料单薄破旧，依旧是乞丐的形

石

用

伶

001





容。“没有啦没有啦！”仆人们鄙夷地说，“真是的，要饭都这么慢吞吞的……”说完砰的一响关起门来，就把那一男一女留在了既高且冷的红墙外。

“只能歇在这里了。”男子说，蹲身在墙根儿下，用手刨着积雪，空出一片地来。女子挺着腰，费力地慢慢坐下，嘴里嘶嘶地吸着气。随即男子解下外衣，披在她身上。两人偎依着坐在一起，不多久，大雪就把两人掩盖住了。

噼噼啪啪爆竹响声震耳欲聋，但是两个人紧紧地相互倚靠，安静得就像是冰雕。门檐上挂着喜庆的红灯笼，在这大雪夜里看来也只是蒙蒙的昏昧。

又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个黑魑魑的人影来了，用力地砰砰敲门。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仆人来开门，嘴里还抱怨着：“谁呀？谁呀？”待在那昏昏发红的灯光下看清来人时，仆人顿时换了一副脸色，谄笑道：“是石姑娘啊……这么冷的天，您这是……快进来啊！”

灯下是一个披黑斗篷的女子，戴着风帽，帽檐压得很低。她漫然地应了一声，随手指了指墙根儿，说：“叫他们进来。”她的声音很年轻，但是透出一股冷冷的懒意，漫不经心，目空一切。

仆人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找了又找，才发现那一堆两个的雪人，叫道：“进来吧！”

进了门，小道上的积雪已经没上了小腿肚。那个披黑斗篷的石姑娘快步走在前面，仆人跟着她，急道：“您慢点儿！这雪已经凝成冰了，小心摔着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自己就咕咚一声摔了个仰八叉。石姑娘头也不回。她走得十分轻快，就像一个影子飘在风雪里。男子看了看地面，把女子横身抱在怀中，女子安静地搂住他的头颈，将脸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前。

顺着小路，进了一间暖烘烘的大厨房，众多的仆人和粗使丫鬟们坐在一起，高声谈笑着。桌上摆开了大盘大盖的菜肴，虽不精致难得，却也实在，其间不乏鸡鸭鱼肉。灶火熊熊，火上还蒸着炖着些什么，香气溢了出来。现在是除夕啊，就算是下人们也



要庆贺新年。“好自在啊……”石姑娘叹息着说，“有什么吃的？也给我来一点儿。”

“有，有！姑娘请这边坐！”十几个声音接连应答着，招呼石姑娘到上首坐下，又在她手边摆上烫得暖暖的酒。石姑娘把风帽掀开，灯光下是一张玉石般光润洁白的脸，清凌凌的凤眼，黑油油的头发，红艳艳的樱唇，勾魂摄魄般的美貌里渗透出冷冷的骄傲和睥睨，令人敬而远之，不敢亲近。她对门外道：“进来呀。”这时下人们才看见门口的一男一女，乞丐一般，但是既然石姑娘已招呼他们进来，也就没有谁再把他们赶出去。

他们进来了。石姑娘指了指身边的空椅子：“坐。”他们就真的走上前来坐了。男子很小心很温柔地先扶着女子坐下，然后含笑对石姑娘说：“多谢了。”接着环顾四周，依旧含笑地对那些卑微低贱的下人们说：“多谢了。”

下人们都呆住了。他们没想到这名男子是如此英俊，以至于那些粗使丫鬟们都涨红了脸，呆呆地看着他，并对他身边的女子油然地生起了一种嫉妒之心。他的脸很苍白，不是因为寒冷，手指纤长白皙，一看就知道从没有受过劳苦；他的笑容言语高贵而从容，顾盼间有一种令人自惭形秽的神采。下人们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去，莫敢目视，仿佛他是他们的主人，屈尊在此，看一眼都是对他的亵渎。他们屏气凝神地静候着他的吩咐。

石姑娘将一碗热汤递在那女子面前，叹息道：“啊，龙啊……龙年就要到啦。打哪儿来？”

“很远。”男子笑着回答。女子则垂着头，默不作声地用粗瓷调羹舀汤喝。披在她身上的男子的外衣滑落了，看清楚她的样貌，原来很普通很平淡，一点儿也配不上那男子的风度。下人们在一旁不禁替那男子惋惜。他们小心地偷眼打量，只有石姑娘那冷冷的懒懒的姿态还没有被男子的光彩压下去。

“打算去哪儿？”石姑娘又问。

男子低头思索了一下：“这府上可需要人帮工么？”

石姑娘咯咯笑起来了：“你会做什么？”



奇幻

2008年度

中国最佳奇幻小说集

“我会种花。”男子回答。

石姑娘大笑起来了。“好啊，好啊。”她说，“刚好花匠老张头年纪大了，几次说要回家去，你就留下来好啦。这事我能做主。”

“多谢了。”男子还是那样淡然微笑地说，目光湛湛，十分有神。

忽听外面爆竹大作，乒乒乓乓，夹着冲天的烟花响，吱溜溜，呃呃咻咻。子时到了，卯去辰来，现在已是龙年。

二

抬头日

石姑娘——石用伶，是秦王府里专门调教舞伎的班头，而她本人就是个最高明的舞者。她会穿着软软的薄纱裙，将轻曼的长袖抖得像水波一样荡漾，妩媚地微笑着，如一枝牡丹在春风里颤巍巍地盛开。但她更擅长的是剑舞，像男子一样用金冠束起长发，穿着手腕足踝处束紧的彩衣，系着玉带，披着金丝鸟羽的短褂，手持银练，银练两头各拴一把短剑，舞动起来，剑光闪闪，衣衫猎猎，仿佛是两条螭龙在与一只金色的大鹏作战。虽然是女子，但那矫健豪迈之意不输男儿。秦王欣赏她这英武的身姿，曾呼她为“舞将军”。她是秦王府里得宠的人物，所以说她要留下一对夫妇做花匠，没有人反对。

因为是得宠的人，就颇有些怪癖。石用伶独自住在花园尽头的一间小屋里。传言她为了保持身材，常年不进食。她在一个黄泥花盆里栽了一把韭菜，饿得受不了时，就掐一根韭菜叶子放进嘴里，被那又冲又呛的味道一激，就不想吃饭了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她会把那盆韭菜搬出来晒晒太阳。那盆韭菜还真是好东西，叶子随掐随长，十天半月不浇水，它也不会死。又有传言说石用伶用一种古怪的药来保养肌肤，药引子是花园里所有鲜花盛开的第一朵，所以她和花匠的关系非常好，花匠会把第一朵花摘下来送到她的窗前。还有传言说石用伶会飞，她的身体轻盈得像蝴蝶

一样，能踩在最柔嫩的兰花叶上跳完一整支舞。在黎明前的黑暗中，寒冷厚重的雾气里，最珍贵的白虎兰从夜寐中苏醒，吸收着空气中最纯粹的水汽，石用伶就在那些狭长的叶片上飞跃——这话是以前的花匠老张头讲出来的，绘声绘色，也许不假。但是现在老张头离开秦王府了，新来的花匠叫摩伽，对于石用伶，他什么也不说。

花匠摩伽的妻子叫阿求，因为怀孕了，打理花园的事，摩伽一点儿也不要她动手。阿求不能说话，因为她的喉间有一道深沉的创口。摩伽说，他们遇见了强盗，强盗抢走了他们的钱财珠宝，还杀伤了他们；摩伽的身上也有伤痕——原来他们是落难的贵人啊，秦王府里的下人们歉疚感叹——可不是，摩伽的风采气度是不用提了，阿求虽不能说话，但看她那静静微笑的表情，渐渐地就会觉得她也是高贵和蔼的人。摩伽说阿求原来的声音非常好听，就像百灵鸟儿的歌唱，可是现在因为颈间的重伤，阿求非但说不出话，吃饭的时候，东西还会从伤口里漏出来。

摩伽是个极其出色的花匠，所有花木，一经过他的调理，无不枝繁叶茂、欣欣向荣，就算是最平淡无奇的花，在他的手下，也能绽出最缤纷绚烂的笑容来。他还变戏法一样，不知从哪里弄来了珍稀奇特的花种。不管什么时候看见摩伽，他总是蹲在地上，用葫芦瓢舀着水，细细地浇在花根上。他浇下去的明明是清水，可是花木就如同得了天降的甘露一般，格外地有灵气有精神。阿求总是远远地坐在花坛边，温柔地看着自己的丈夫。她的肚子越来越高了，她的脸也越来越消瘦。因为他们是这样可亲又可敬的人，秦王府的下人们都十分关切阿求的身体。他们时常询问：“孩子什么时候出来啊？”摩伽总是说：“快了，快了。”然后看着阿求，微笑着皱眉，神情既爱怜又忧愁。

只有石用伶瞅着夫妻俩是冷冷的。真是怪哉，当初可是她把她们留下来的哩。摩伽夫妇看见石用伶，也只是笑笑。他们平时谁也不和谁说话，只有一次，在绝早的清晨，太阳还没出来，天空是一大块深青蓝色的寂寞的琉璃，摩伽已经在花园里忙碌了，





奇幻

2008年度

中国最佳玄幻小说集

阿求和平日里一样，远远地坐着看他。石用伶踩着大红色的绣花鞋，手里端着一盏茶，懒懒地走到摩伽面前。摩伽还只顾蹲在地上给花浇水。石用伶突然开口：“天地间最稀有的琼枝玉英花，只生长在云上的蓝田。从古至今，只有摩伽龙部的王太子耕开蓝田，种出了玉英。为什么耕过蓝田的王太子，会放弃云上的胜境，而到人间来翻动又脏又臭的泥巴？”

摩伽头也不抬，含笑道：“如果你信得过我，可以把你养的那盆草交给我调理一下。”

“我不想欠你的情。”石用伶懒懒地说，踩着那双绣花鞋，踢踢踏踏地走开了。

这是石用伶在摩伽当上花匠后唯一一次和他对话。那一天的日子是二月初二。

三

龙凤胎

花园里有一个大大的莲花池塘，四周立着汉白玉的雕花栏杆，水里种满了青莲。摩伽将池塘挖得更深，并引来了活水，于是那个池塘就越发好看了。水流清清的，一眼能望到底，阳光映照下，小鱼小虾小蝌蚪就像凭空悬浮着在游动。等到六月的时候，水面铺满了翡翠盘般的莲叶，一枝一枝青紫色的蓓蕾像箭一样从水底冲出来。日当正午，莲花盛放，到了傍晚，花瓣又静静收拢，仿佛快乐玩耍了一天的小女孩们闭着眼睛要睡觉了。这时候青蛙就蹲在莲叶上呱呱呱呱。摩伽常常和阿求一起坐在池边，安静地看着水面，这时候两人的手握得紧紧的，仿佛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分开。

因为屋子靠近莲花池，入夏以后，石用伶总被青蛙吵得睡不着觉。以前老张头因为风湿病，又因为年纪大了，没精力来收拾那水池子，所以稀疏几声蛙鸣，听来只觉有趣，不觉聒噪。现在不行了，青蛙放肆得和皇帝一样。石用伶愤怒地坐起身，推开窗子，在这深夜里看见摩伽和阿求仍坐在池边，紧紧地手拉着手。

于是石用伶叹一口气，用被子蒙住头。这样过了几天，青蛙闹得再凶石用伶也能安然入睡了，没了那般饶舌，她反而难以入眠。

但是有一天半夜，石用伶被吵醒了，因为耳边一片寂静。寂静变成了一种压抑难言的轰鸣，把她吵醒。时间到了么？她想，披衣跳下床。月光很清朗，照耀着一切都十分清楚。池子里没有青蛙，只有阿求。阿求整个人浸在水里，头露在水面，长发漂浮，像一大把水草。她向岸边伸出手来，摩伽跪在汉白玉的雕花栏杆旁，也向妻子伸出手去。他们的手一如往日般紧紧地握着，目光紧紧地胶在一起。看见石用伶出来，摩伽歉然地笑了笑，似乎为惊扰了她的好睡而内疚，然后又凝视着妻子，再不顾其他。

石用伶倒了一杯茶，倚着门栏闲淡地看，四下里依旧是一片寂静，静得像死亡。阿求在水中拼命挣扎，她握着摩伽的手，像是要把他的骨头都捏碎。水声先是汨汨的，然后就是哗哗的，很大的水花被激起，莲叶莲蕾被横扫到半空。水中阿求的身体是长长的，像一条巨大的蟒蛇，覆盖着片片朱红色的鳞甲。挣扎中那些红鳞脱落，蛇一般的腰身中鼓起了粗粗的一截，皮肉被绷紧，几乎透明，隐约可以看见里面有椭圆的东西，还是两个。石用伶半张着嘴，惊奇之极——两个！

摩伽的手被阿求掐出了血，阿求的眼里涌出泪水，但她喊不出声。空气里有一种沉沉的东西压下，这样大的泼水声似乎被那东西压进了寂静，一切声音和颜色都被遮蔽，惊动不了旁人。摩伽把阿求紧紧地抱在怀里，那巨蟒一样的身躯啪啪地四下抽打，打碎了汉白玉的栏杆，打碎了摩伽平日里精心侍弄的花枝，在地面留下一道道一尺多深、一丈来长的裂痕。红色的鳞甲混着泥土沙石，像火焰一样飞溅。好些沙土就打在石用伶的脸上，但她顾不上疼痛，只是好奇而期待地看着，禁不住还有些激动。

这时有一缕冰凉吹拂，半空中那沉沉压下的东西仿佛裂开了一道缝，遮蔽不全，漏进了一丝夜风。石用伶一惊，然而更吃惊的是摩伽。他抬头向天看去，石用伶也抬头向天看去。深青蓝色的穹隆下浮现巨大的身躯，一圈圈地盘曲着，利爪下掣着隆隆烈

